

编者按:近期,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持续热映。银幕之上,泛黄褶皱的家书,串联起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割舍不断的血脉,也让侨批这一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,重新走进大众视野。民革党员魏丹丹以家族百年侨批史为蓝本,回望“魏启峰批局”五代人坚守诚信、乱世纾难、报国奉献的峥嵘历程,生动诠释了侨批背后的忠诚大义。

家族百年侨批往事

对于观影者来说,影片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质朴真实和所传递的真情真义。而作为经营时间最长的潮帮批局——“魏启峰批局”第六代后人的我,则浮现出一些家族回忆:从烈祖魏福罗 1879 年开创批局,至伯父魏基强 1979 年完成批局合并,交由中国银行管理,百年来魏氏批业信守承诺不负所托。

“魏启峰批局”的事业是从烈祖魏福罗开始的。清光绪年间,魏福罗是广东揭阳走村串户收夏布的小贩,在一次与汕头“森峰”号批馆老板黄松亨的交易中,对方无意间多付了 50 银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笔巨款足以改变家境,可魏福罗毫无贪念,专程上门如数退还。黄松亨赞叹其忠厚可靠,决意托付重任,于是魏福罗从当侨批投递员(批脚)起家,至 1879 年开办“森峰启记”批馆并出任掌柜,魏家侨批之路自此启程。

老家祖宅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梅兜社区,名为“四维里”大院。院内存《本堂落成记》石碑,碑文体现了魏氏先人的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世原则,告诫后人:“生意日隆”是因为“大父福罗公性诚实”“先君履巧公继之信用益孚”,魏氏后人要“饮水思源,无忘乃祖,聿修厥德,而继继绳绳于勿替云”。院内礼、义、廉、耻四条巷道,警示后人以诚立身、以信报国。

汇款尚未到 批局先垫付

战乱年代,侨批是百姓的活命根基。抗战时期,潮汕沦陷,日军封锁海上汇路,当地近半数人口依靠侨汇维生,汇路断绝便意味着民生绝境。乱世之中多数商户避祸停业,唯有魏家逆势坚守。批局第三代魏启和,人称“三老叔”,心怀苍生、打破行规。战时侨批分三路运输,汇款极易延误,他定下铁律:只要寄批目录抵达,批局先行垫付汇款。所有亏损、风险全由批局承担,一句朴素的“侨眷等不了”,道尽乱世悲悯。海路断绝后,先辈冒着炮火开辟东兴汇路,侨批经越南、再经广西送入潮汕。

据相关资料记载,当时由东兴汇路汇往潮汕的侨汇,每月达越币 1000 万元以上,其中 70%以上经由“魏启峰批局”收转,为潮汕百姓撑起一条求生通道。

我的父亲出生于 1939 年,是批局第五代,八九岁就当批脚送信。父亲回忆,当年流兵窜匪甚多,他一个小孩单独送侨批一点都不害怕,侨批亦从未被打劫过,因为不打劫侨批是共识,世人皆知那是乱世过番人的血汗寄托和一家老小的活命钱。

被称为“潮汕第一亲人”

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,隔绝数年的海内外亲人迫切需要互通音讯,侨批

业急需恢复。据《潮汕侨批史》记载,“魏启峰批局”战后迅速通过海陆空多渠道恢复业务,批局第四代魏茂硕曾亲赴东南亚协调。据揭阳市档案馆资料记载,“由启和翁部署魏茂硕星夜兼程徒步抵达香港,千方百计申请搭乘上‘盟军’飞机飞往暹罗,发送战争后期积压的回批,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。

据家里老人回忆,魏茂硕随身携带一箱积压数年的侨眷回批,仅徒步香港就走了 12 天。据 1945 年 10 月泰国华文报纸报道:“潮汕侨批业巨擘‘魏启峰批局’代表魏茂硕,乘盟军飞机抵暹,携来侨批逾千封。暹罗潮州会馆率数百侨胞赴机场迎接,盛况空前。”这一场景在华侨口述史中进一步具象化——曼谷老侨领曾回忆:“魏先生下飞机时举着一箱批信,喊‘潮汕乡亲的侨批到了!’人群顿时哭声一片。”

“魏启峰批局”被华侨含泪称作“潮汕第一亲人”,这份名号,是游子用泪水赋予的敬意。战后 3 年间,批局步入鼎盛,经手的侨汇总额约占全潮汕 50%,拥有多艘轮船汽艇,海内外分号 47 家,被誉为“潮汕第二邮局”,凭信誉承担起民间金融职能,由“魏启峰批局”发行的“启峰银单”在潮汕各地广为流通,凭单随到随兑。

历尽风霜 初心未改

新中国成立后,批局时任经理、伯



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中山街道思贤路西段的“魏启峰批局”旧址,2020 年被榕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父魏基强被推举为揭阳县侨批联合会主任,批局响应国家号召主动上交全部产业,折合当年市值 1 亿元。魏基强淡泊名利,深耕侨务数十年,曾出席全国侨批业会议,荣获全国侨联表彰,默默为国奉献、不求回报。

1979 年,“魏启峰批局”平稳并入中国银行,圆满走完百年征程,至此,“魏启峰批局”在“福”“履”“启”“茂”“基”五代人的努力下,成为潮汕地区经营时间最长的百年批局。先辈的事迹未曾湮没,2013 年,“侨批档案”入选联合国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在国家的申报材料中,3 样珍贵史料源自魏家:批局旧址照片、四维里碑文、魏基强先生影像,让魏家百年侨批史被世界永久铭记。

(来源:团结报 作者:魏丹丹;本文转载时有改动)

民革中央机关 小洋楼的故事

民革中央机关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。在民革中央机关院子里,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小洋楼,曾被传为“德龄公主府”,有人说那是晚清时期慈禧太后赏赐给裕德龄(德龄公主)的住宅。其实,这座小楼虽然和德龄并非毫无关系,但并不是所谓“德龄公主府”。

“德龄”,即裕德龄,她的父亲裕庚曾任清政府驻日本和法国公使,裕德龄从小随父亲在国外,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。1903 年,她跟着任职期满的父亲回国,到北京当天就被慈禧太后召进宫并留在宫里,因为 17 岁的德龄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,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御用翻译。直到两年后裕庚在上海病危,德龄才离开皇宫,并在上海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一去不返,她的《清宫二年记》也是用英文写作、在美国出版的。所以,根本不存在慈禧太后赐什么宅子给她住的事情。

其实,连所谓“德龄公主”都是虚构出来的。只是因为她出版了《清宫二年记》一书,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卖点,出版商将裕德龄的汉军正白旗人身份“提升”为“公主”。那么这座小楼到底和德龄

有什么关系呢?原来,当时和德龄一起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还有她的哥哥裕勋龄。裕勋龄当年 20 多岁,是一个不错的摄影师,慈禧太后召见裕庚家眷时,他们家人自然也汇报了裕勋龄的专长,他就被慈禧太后留在宫里当了慈禧的御用摄影师。同时留在宫里的还有他们的妹妹裕容龄,后来她以舞蹈家闻名,曾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,1955 年由周恩来提名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。民国时期,裕勋龄在东皇城根南街建了这座小洋楼。可能因为裕勋龄及其家人不像老北京人那样喜欢四合院,房子就建成了西洋风格的。

据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回忆,民国时期,旅居北平的一些法国侨民及从法国回来的中国人定期举行聚会,何鲁丽的母亲项宜文(也叫何宜文,是法国人)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聚会。当时她曾随母亲拜访过裕容龄及其家人。当时裕容龄就居住在这座小楼里,这里也曾是法国侨民聚会的场所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前,何鲁丽的父亲何思源曾任北平市市长,住在锡拉胡同 19 号,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附近,离裕容龄家直线距离也就一百来米,走动十分方便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,因为何思源先生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,在南京的蒋介石

大怒,下令暗杀何思源全家。于是国民党特务潜入何宅,在何家两间卧室里安放了定时炸弹。那天夜里,项宜文带着女儿何鲁丽、何鲁美在一个卧室睡觉,定时炸弹爆炸了,12 岁的何鲁美当场身亡。何思源带着儿子在另一个卧室里睡觉,被旁边房间的爆炸声惊醒,立即到那个房间查看,不料他们刚刚进入旁边女眷卧室,他们自己卧室里的炸弹也爆炸了。所幸当时国民党特务所用的定时炸弹质量较差,虽然“定时”炸弹定的是两颗炸弹同时爆炸,但实际上另一颗炸弹爆炸时间延迟了,如果同时爆炸的话,很可能造成更多伤亡。

蒋介石的暴行更加坚定了何思源转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的决心,后来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。多年以后,他的女儿何鲁丽不仅也参加了民革,还成长为民革中央主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市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成了民革中央机关的办公场所,原裕家的小洋楼现在被称为“民革中央机关小红楼”,何鲁丽也曾经在这座小红楼里办公。

(来源:人民政协报 作者:蔡永飞;本文转载时有改动)